



九州



这一辈子，始终都是我欠你。
如果有一天你要我的命，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

风云会

楚惜刀
CHUXIDAO
WORKS
作品

天光云影



天光云影

风云会

楚惜刀
CHUXIDAO
WORKS 作品



这一辈子，始终都是我欠你。
如果有一天你要我的命，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光云影：风云会 / 楚惜刀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789-0

I. ①天…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8165号

书 名 天光云影：风云会

作 者 楚惜刀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李国靖
选题策划 林苑中 雨 微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编辑 雨 微
封面绘图 唐 卡
封面设计 八 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字 数 351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89-0
定 价 32.80元

序一：楚惜刀 杀出个时代

文 / 今何在

年轻时的理想，无论关于事业，关于爱情，关于文字，无论如何喜爱，如何笃定，如何耀目，能坚持下很多年来的总是有限。九州的理想也是如此。当年的人留下满地欣欣向荣的坑，然而生活重心和阅历的变化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今日已无力或无意再回头来深耕细作，这也是现实的必然。于是那些曾被瞩目的旗帜，无论最初是谁揭起的，最终总是要由更合适它的人来继续高擎——比如楚惜刀。

当初请刀刀来写九州，只是因为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者，我们知道她当红有人气且做事靠谱，却并不曾想过，一诺之后，她会为此投入这样多的心力。了解乃至熟悉九州的设定很难说是一项令人愉悦的工作，很多资深的九州读者，也只是将某几个人物的际遇烂熟于心，包括参与过九州创作的作者，也没有几个人会真正去查探那些故事下方的基石。但刀刀在写作《天光云影》时的态度是令人动容的，她以一贯的缜密、耐心，像她考证《魅生》中那些令人瞠目的衣饰一样，去精益求精地求证着九州作为一个“世界”最根本的内核。

“猴子，羽人一般会修习什么类质秘术呢？”

“按你情节需要就好了。”

“猴子，九州白天能看到星辰吗？”



“呃……好像可以吧。”

“猴子，九州有几个太阳啊？”

“你看着办吧！”

其实是否要投入这样的精力，并不影响故事的精彩，九州这个题材，也并不会令她的影响力锦上添花；然而她自觉地这样做了，只是力求让她的故事能更“九州”，让自始关注九州的老读者能够畅享由她烹制的盛宴。这份用心，在这个讲求投入与产出的时代，真正称得上难能。

刀刀对情节的刻画并不单纯集中在心理和对话，而是处处可见生动翔实的画面感——如风翔云与珊瑚在冰镜台斗法的片段，那些关于招式和效果的细致描述，却让你如看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大片。而《风云会》之后的内容——风翔云隐匿身份潜伏天罗直到将其剿灭的过程中，由于更远离庙堂、贴近江湖，这样精彩纷呈的拼斗场景更将随手可撷。这是刀刀的长处，也正是九州曾经欠缺的东西之一。

十年后的九州并没有如当年那些作者的野心成为万流汇聚的海洋，当初单纯的梦想在利益与现实的嘲笑前变得心意消沉。因为最难的是单纯的只是爱去写一个故事，是如冰山融雪滴水穿石般的耐力与勇气。名将们折戟沉沙的战场上，楚惜刀却如一个没有听到集结号的过河卒，还在执着地向前、向前。这部《天光云影》既已如泠泠清流奔出了杰马央宗，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它变成一条浩浩汤汤的江河了。不论它最终能否奔入海洋，大地上的痕迹已经深深刻下。

序二：关于九州的约定

文 / 胤祥

想了许久要给《天光云影》的第一卷写篇什么样的序言，读罢全书，习惯性地去做资料，翻看了大批自己以前写的评刊，直到翻到 2008 年末在豆瓣九州组写的年报总结帖《九州 +2008：你长大了，还需要九州么？》，才终于在深夜被自己感动了一下，请允许我再抄一段当年帖子里的话：

我永远记得 2005 年 11 月的某一天，苏离弦跑到我们 BBS 版面上大声叫“劫法场了劫法场了快去看啊……”，那是《一生之盟》；如今的九州还有这等事么……

那个时候未名 BBS 还不是“校内交流平台”，那个时候学校里两个报亭和周边的三个报亭的《九州幻想》杂志可以在两个小时内被哄抢一空，那个时候 BBS 九州版的单行本团购轻松上百，那个时候动辄一次版聚就三五十人，那个时候写九州自己刚刚创立的杂志，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很容易激动，觉得未来的九州会更好，《缥缈录》会出七本，《羽传说》会出五本，游戏会马上公测，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无比庞大和美妙的世界在我们眼前展开，那个时候还会有“九州小剧场”全北京的九州粉丝欢聚一堂，那个时候我们雄心勃勃地筹备九州主题的舞台剧写了无数策划



案……那个时候我们本科还没有毕业，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许多关于九州世界的梦想，并努力地尝试参与其中。

这个“我们”指代的除了我，还有夏笳、莫雨笙、公子木、燕然、苏离弦、楚夜戈、七尺这一干后来陆续在九州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作者，以及转战编辑行业的 isotone 与红袖，以及许许多多仅仅是读者的朋友。这个圈子稳定地存在了近两年，与九州门事件同时发生的便是随着大家陆续毕业而来的圈子解体。其中成为九州作者的几位大都还有书要读，出稿并不算勤，但实际上也形成了所谓“九州 2.0”的一轮创作风潮。再后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能保持一年出一到两篇稿就很不错了。主要的问题在于原有的圈子解体之后，新的九州小圈子并未随即形成。然后这些曾经的少年纷纷长大，然后记忆也逐渐淡去。所以我把《此间的少年》翻译成“*There They Were*”，正所谓“一转身，就是过往的少年”。

现在回头看，九州设定下的小说，获得成功的莫不过靠着“少年”二字，即便有迷人大叔如息衍白毅，最迷人的主角们依然是那些少年，无论是姬野、吕归尘和羽然，或者向异翅与风凌雪，再或者瀛台寂（恐怕许多人已经从自己记忆中剔除了《白雀神龟》的存在吧），还有鹿夏生（《星命如玄》）、叶承轩（《术世》）与戈遥（《逆旅》）。今何在是永远的少年，江南是资深少男兼新言情主义掌门人，而斩鞍大叔就不怎么写少年的冒险，所以经常“叫好不叫座”。莫雨笙公子木夏笳开始写九州的时候都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人生阅历刚刚积累到能够回望一下少年时代的程度。于是他们虽然拼命地要装作老成地去参与构建大历史，笔下写出的少年却是血肉真实的存在——只是这个阶段很短暂，正如九州世界那曾经的辉煌。

写这些看似无关的抒情的话，其实正是想说作为世界设定与作为奇幻小说的九州内部隐藏的问题。多人互动写作这种形式，操作起来确有难度，尤其是在涉及到历史主线甚至共用人物这种极难协调的问题之时。而另一方面，九州世界的繁复设定形成了对于新进入的作者和读者的极高壁垒，尤其使得有心尝试九州创作的成名作者难于加入（比如《九州·七天七夜》就是一个极为失败的例子）。虽然有专门的设定组，以及江南亲自主持编纂的设定书《创

造古卷》——即使上海方面并不承认这个版本的设定——基于以上问题，在2007年4月南北九州第一次停战的时候双方仍公布了“九州核心设定”协议，从此进入了“一个九州，各自表述”的时代。这不仅意味着今何在的《羽传说》、斩鞍的《白驹》与《授衣》等胤末题材小说——不是简单的《缥缈录》的同人而是相对独立的协同创作——彻底无法完成，而且意味着九州理想的破产。此后南北双方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江南为首的北九州主营胤朝，可以把设定做到历史课本的水准，稍后则出于成本考虑转而“以文代设”，并大幅放宽设定规格，九州设定成为某种小说中点缀式的元素；南九州则在较为严格的设定下开发赧朝与端朝，其中包含《天光云影》在内的端朝做得比较系统。现在看来，也许九州之初试图达到的互动写作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读者到底要不要看这些细化的设定——而所谓设定不过是现实世界与历史在九州中的投影而已，谁能说九州世界如此重视设定不是受了清宫剧与明史热的影响？可是连这些设定都没有的话，那么九州世界的意义何在？

所以说到这个份儿上，写九州与读九州——我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严格设定下的九州——简直是一件很悲壮的事情。不排除有像“迷影”一样的“迷九州”现象存在，至少我在开头描述的那些人，当年几乎都是可以脱口而出宛州十城或者羽族十姓的，十二主星更不在话下。但很多时候，九州读者只不过是期待一个热血的少年故事而已——引用白北五老师的名言，好的少年小说的标准是“要能打，要有爱”——如果只有小说是最重要的，那么九州设定体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就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行为么？

所以坚持严格设定的九州世界根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栖居地。热爱这个世界的人们选择在这里经营想象中从水滴到海洋的过程。写到这里终于可以说《天光云影》了，楚惜刀开始连载这部小说的时候，自己设定完善的《魅生》系列小说正在热销，同时还在进行从属于“大陆新武侠”概念的武侠小说创作，但她都毅然决然地放下了。彼时我负责经营秘术设定，弄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钢锁秘术系统，因为南九州的理念是创作要有所限制，比如“三系以秘术上不得兼修”之类。这个系统由今何在和潘海天提出，并由我与莫雨笙、公子木和塔巴共同完善。我们曾经用这个系统推论出了传说中的“泰格里斯



之舞”的功能——姬武神通过牵引明月月力，使得附近大范围羽族临时获得飞行能力，等等。因为南九州决心推行这个系统，以至于一度逼得潘海天重写了《鸦巢决战》，逼得不愿受任何限制的今何在重新修改了《海上牧云记》（当然，我们也调整了密罗系秘术的设定来配合牧云笙的“兼修十二系”），唐缺被这个系统搞得束手束脚于是造成了他在南九州方面创作的低魔倾向，莫雨笙则在《星命如玄》中专攻寰化秘术，公子木则雄心勃勃要在《术世》系列中写尽十二系秘术……而在整体的历史设定中，端朝被设定为一个高魔的时代，楚惜刀饶有兴致地从秘术系统开始构思关键情节，文中诸如“暗羽鹤雪必须是魅羽”这样的设定都是我们讨论出来的。楚惜刀连载那会儿，每天都要跟我 MSN 或者短信研讨秘术许久，杂志上那个秘术设定的连载也是应她要求而写的。至于历史设定方面，传说苏冰把端朝所有的皇族和世家贵族的人名都起完了……所以读者们可以大概想见楚惜刀的创作状态，基本是文戏跟苏冰磨，武戏跟我磕……当然实在过不去的坎儿还有万能良药——法戒器。总之这个过程很辛苦，楚惜刀竟也乐此不疲，这倒挺令人意外。不同于“九州 2.0”作者们皆是由铁杆读者转变而来，熟悉整个设定，尤其是南九州方面更为复杂到繁琐的设定，是需要下很大工夫的。其实放眼看去，成名作家转手写九州长篇而成功的，也只有她一人而已。

回到《天光云影》的文本中来，这是个标准的少年向的热血故事，四章起承转合，第一章是历险故事，兄弟情谊颇为动人。第二章写少年情感，暗流汹涌，“宫斗”成为一条明线。第三章血雨腥风，大场面写得相当成功，连载之时已颇得好评。第四章写兄弟阅墙，倒是直奔二月河式的“九王夺嫡”而去，算是又拔起一个高潮。文戏武戏较为均衡，布局显然也是花过不少心思的。不过囿于故事刚刚开头，需要花费不少笔墨解说设定，不少地方还未曾展开。根据已经公布的写作计划，楚惜刀在《天光云影》接下来的故事中不仅要“杀光天罗”，而且还会与今何在的《海上牧云记》发生情节关联，进行互动写作。

如今《九州幻想》勉力支持许久之后终于停刊，大本营失守，所谓的战争好像胜负已分。不过想想所谓九州主线剧情，“乱世同盟”就是用来分裂的，朋友就是用来背叛的，那么这种现实模仿小说的情况也不奇怪。然而重

要的是胜利者将书写历史，甚至若干年后历史与记忆也会变成胜利者所书写的那个样子，那么还会有谁记得最初的那个九州？幸而有楚惜刀这样的援军为不愿意忘记的人们保留了希望的火种。以楚惜刀的实力与毅力，这个故事一定会精彩地完成，并成为九州世界的坚固基石。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些在记忆里逐渐淡去的时光忽然又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于是我知道，曾经热爱九州世界的那些少年们即使逐渐老去，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世界的最初理想，他们会彼此分享一种私密而共同的记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有人离开，依然永远会有人守候，为了当年的约定，为了那个由梦想构成的九州世界。

知己



第一章 流落

—

天空，没有月光。

乌黑的云朵下，飞鸟也不敢随意穿行，仿佛暴风雪就要来临。高楼之上，一个身着织金袄的少女纤手扣紧栏杆，含愁的秀目注视整座天启城^①。

“皇子府还是没消息，殿下要不要进去歇着？”婢女银雁忧心地望着主子，年方十六的姑娘，有股少见的凌厉之气，小小年纪即成了天衡府^②的当家，整个端朝^③上下没人敢轻看。难得她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银雁悄然走过去倒了一杯茶，放在主子的案前。

穆如明光落寞地挥了挥手，勉强露出笑容，“你再回前厅守着，累了就着素儿换班，有消息随时来报。”

一道银蛇蹿过黑夜，闪电过后，轰隆隆的雷声响起，银雁吓了一跳。

“打冬雷了？不祥之兆……”她咬了咬唇，发觉说错了话，偷看穆如明光。穆如明光的双眼黯淡了一下，继而恢复了明亮，她仰着脸，似乎在等待暴雨倾盆，神情丝毫不惧。

这是绍统^④三十三年的冬天。大端朝皇帝牧云显带三位皇子出征殇州黄花城遭到夸父伏击，全军大败，仅几千骑狼狈逃回瀚州。皇帝幸得无恙，三



皇子牧云天翊不知所踪。

要命的是，牧云天翊并非在战斗中失踪，而是战前就没了踪迹。皇帝为寻找三皇子贻误战机，被夸父探得大军行迹，不得不仓促应战。朝野为此议论纷纷，说三皇子是灾星——借以替朝廷洗脱败兵的干系，为皇帝挽回颜面。皇帝闻言震怒，毫不留情地将饶舌朝臣宫女严刑处置，另派遣干将于殇州、瀚州一带搜寻三皇子下落，找不到人不准返回京城。

那一班将领等于接了发配状，无不凄惨地告别家小，四散于两州各处打听消息。这其中又多了三批寻找的人马，一是皇子府，一是穆如家，一是禹静家。牧云天翊之母是牧云显的第一位皇后，娘家是开国时五公九侯^⑤中的兴国公禹静家，怀这位皇子时，与大将军穆如铁山三岁的女儿穆如明光指腹定了婚约，使牧云天翊一出生便得到禹静、穆如两家的庇护。

禹静皇后素来好武，身强体健，在生了四皇子牧云花月后未两月，突发兴致带了一队女骑外出打猎，不慎落马重伤，之后没几月抱病而逝，当时牧云天翊仅两岁。牧云显哀伤不已，空悬后位，直至绍统二十七年春，方另立二皇子牧云锦亮的生母黎贤妃为继后，尊号“毓瑾”。世人都说毓瑾谐音禹静，是为了纪念皇后。

穆如明光与牧云天翊差了三岁，因了婚约这层关系，两人平素比寻常青梅竹马更亲近，皇帝也时常亲切地称呼穆如明光“媳妇儿”。当时战事频繁，穆如家长房的叔伯辈几乎都战死了，剩下的旁系按家规并不能插手内务，穆如明光自十三岁起就挑起了当家重担。有人说这是沾了三皇子的光，也有人说，这姑娘是错投了女胎，小小年纪为人见识竟比普通朝臣更强。

牧云天翊继承了禹静皇后好武的天性，自小与殿中宿卫亲善，武功骑射在诸皇子中数一数二。他十岁出宫，皇子府在天启城东，有文武老师各两位、伴读三人随侍，护院两百人。在得知牧云天翊失踪的消息后，皇子府大管事督恩立即派出五十名护院，分赴十路查探，又着皇子的三名伴读专司联络皇宫、禹静家与穆如家三处。随三万大军出征都能把三皇子弄丢了，朝廷的官兵看来无甚指望。

与此同时，穆如明光发出号令，着北陆穆如铁骑留意牧云天翊下落。今

次皇帝征西北，不曾动用穆如家一兵一卒，而领兵铁骑的穆如横空正忙于在阴羽原[®]和宁州羽族交战。收到穆如明光的信时，穆如横空刚打了个胜仗，在石凉堡热闹地摆着庆功宴。

觥筹交错之际，坏消息像一声惊雷，震得满席错愕。

“三殿下失踪，陛下大败？”穆如横空皱了皱眉，叫手下人撤了诸将的酒宴，齐聚屋内，普通士兵则仍在外烤火饮酒吃肉。

身为穆如明光远房堂叔的穆如横空骁勇善战，依仗穆如家在瀚州修建的五座城池，晓夕力战，牵制宁州羽族多年。战事虽频，却也不是抽调不出人手为皇帝助威。当听说端朝大军直扑殇州时，他和诸将已觉不妥，等大军败退的噩耗传来，堂下议论纷纷，有将领愤然作色。

“这分明是不把穆如铁骑放在眼里！要有我们相助，别说三殿下丢不了，陛下也不会受辱兵败！”

“他们要的是皇帝亲征，哪轮到咱们抢功劳？这下好，貂和豹子一起没了，两手都是空！”

诸将眼中皆有愤然附和之意，群情激愤。

开国时牧云雄疆先入天启城定国号为端，穆如天彤无条件交出四十万大军，两人遂定下异姓盟约，约定端室江山由牧云、穆如两家共享。可是两百年来，两家并非始终无间的亲密，虽然大端皇后屡出穆如氏，历代皇帝弥留时都会将嗣君托与穆如大将军，但对于为避嫌镇守在北陆瀚州十余年的穆如家而言，他们为大端遏制宁州羽族，有太多鲜血流淌在那片土地。与养尊处优的牧云氏相较，所谓的两家共享端室更像美好的笑话。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间，在穆如家嫡系尽数战死北陆战场后，那些旁支的穆如子弟从不曾感受到来自牧云皇族的无间关怀，他们像永世守护边疆之地的狼狗，终年看不到帝都温暖的土地。

“放肆！”穆如横空骂了一句，板脸指了他们，“别忘了你们是大端朝的将士！皇帝亲征怎么了？我们穆如铁骑守着瀚州边界不重要吗？宁州羽族的飞羽军不可怕吗？真要派我军去打夸父，我舍不得！要我们助战也好，不要我们做援军也罢，那是皇帝的决定。我找你们来，是接了家主的信，你们



要是穆如家的一分子，就给我好好地听着。”

诸将不甘地屏息听令。

穆如横空叹了口气，本是满心喜悦的一天，大挫了羽人的锐气，将来几个月对方怕是恢复不了元气。枝叶凋敝的冬日，是进攻羽人最好的时机，如果不等这个冬天过完就乘胜追击，也许能将羽人逼出齐格林和整个青都森林。

如今，他没了这雄心壮志，与羽人决战需要心无旁骛，牧云天翊的失踪显然打乱了他决一死战的部署。三皇子既是家主穆如明光将来的夫君，又是在北陆没了踪迹，寻找他是穆如家责无旁贷的事。

“严守五城，谨防羽人骚扰。明日起以进为退，就势施压，我要羽王下书言和才肯罢战。另外，我带两千骑去殇州边界，你们谁愿一同前往？”

诸将互看了一眼，走出一半的人。寻找三皇子是没边没影的事，冲着殇州有夸父大军，眼看瀚州东部近来没仗可打，出去闯闯那险境之地，热血才不会变冷。

穆如横空满意地点头，拔出佩刀高声喝道：“很好！这路上若是遇上夸父，我们就痛快地打一仗，叫他们看看穆如铁骑的威风！”

诸将轰然回应，起先饮下的酒在血液里暖暖地流淌。

此刻堂外的冬夜细雪静飘，深寒入骨。

二

茫茫荒原，看不到尽头的土坡高低起伏，在雨雪后露出寂寥的面容。从北方寒冷高原吹来的疾风劲如奔马，令每个直立的生命想要匍匐在地上，躲避这凌厉的风势。

牧云天翊裹着与其身材不相称的宽大布袄，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在坚硬的冻土上，软牛皮靴子磨得几乎穿洞，两腿酸麻发胀。任凭天风呼啸冰寒侵袭，他的眼里没有丝毫懦弱犹豫，唯一闪动于心的画面，是几日前惊心动魄的一夜。

那晚，四个军中大汉摸入他的营帐，用药帕捂住他口鼻，牧云天翊见机甚早，立即屏气装晕。那些人挪开帕子，将他悄悄抬出大营，一路上竟无守卫巡视盘查，沿途像被刻意安排好了。牧云天翊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大叫示警，只偷偷窥视，分辨这些人的来历。

黑灯瞎火中，这些人熟门熟路地出了大营，越过坡林。他被扔到一辆没顶的马车上，朝北方疾驰。他们小声交谈，风中偶尔飘过一两声，隐约间听不清楚。牧云天翊的心跳得飞快，盯紧了杵在他身边的两个人，等待机会逃出控制。

行到一个拐弯处，隆起的土坡像幽深的坟墓静谧蹲着，牧云天翊一咬牙，猛然起身跳车。两个大汉惊呼一声，一人随即翻身跳下，摸出长刀砍来。此时夜风如割，牧云天翊忽觉天地安静下来，冷静地避开那人的攻势，伸手砸在对方手腕上。他人小身单，这一记却甚是有力量，对方原本立足不稳，被他一带，踉跄了几步，手中刀脱手而去。得此空隙，牧云天翊发足狂奔，朝了土坡上拼命冲去。那人赶上两步，抓住他后背的衣服，一把将他悬空提起。

牧云天翊见另外三个大汉就要过来，情急下反手扣住那人的手，狠狠抓了几道。那人手上一阵火辣辣的痛，怪叫一声丢下他。另三个汉子已横排在坡前，封断他的退路。牧云天翊当下掉转方向，朝远处的河流跑去。没跑几步，他的心跳快如鼓点，呼吸也变得艰难。在这气候恶劣的高原上，东陆来的少年皇子并没有足够的体力长时间奔逃。

牧云天翊即将力竭之际，断续河像一匹幽黑的布，迤迤地横亘在他面前。

缓慢流淌的河水在静夜中看不出深浅。追捕的大汉见大河拦路，哈哈大笑，慢下步子等牧云天翊回头。少年皇子决然地回望一眼，忽然脚步飞腾，一头往河水里扎去。一个大汉大喊了声“糟糕”，四人急急掠近，见河水上打了个圈，漾出层层波纹，少年已没了踪迹。

“本就想淹死这小贼，现下他自寻死路，怪不得我们。”一个汉子俯身，将手浸入水中，又极快缩回，咋舌道，“这水够冰，不淹死也冻死！再守一会儿，我看就能捞尸了。”四人寻找树枝点起火把，沿河逡巡张望。瑟瑟冬风凛冽地刮着，众人缩手缩脚，接连打着哆嗦。



进入水中，就像往身上撒了一把钢针，牧云天翊感到刺骨的疼，身体万箭穿心般被射出无数透明窟窿。又像是密密麻麻的吸血蝠环扑上来，五脏六腑都被扯裂了似的，一股巨大的吸力瞬间夺去了他的体温。一眨眼的工夫，牧云天翊全身彻骨冰凉，僵在断续河里无法动弹。他无力地挥动手臂挣扎，河水没过头顶，身子沉重地向河底坠去。

竟会死在这里？恐慌攥紧牧云天翊的心，口鼻间刹那涌进的冰水灌得他神志清明。不，不能这样死了。他奋力往河面上一振，犹如脱茧而出的飞蛾，用最后的一丝气力让头浮出水面。

迎面的冷风，令他有想哭的冲动。

地狱近在咫尺。冻僵的身体转眼又要往下沉去，他竭力摆动四肢，却没有一个听他使唤，仿佛手不是手、脚不成脚，心力再大也是枉然。冰水从四面八方涌来，牧云天翊在绝望中怒视天空，忽然望见黑夜里一道雪亮的光芒。

没等他看清，断续河便无情地将他拖下了水面。牧云天翊尚在心恹懊丧，一道大力拽住了他的身躯，猛然把他拉出了水中。他闭目忍受，这是魂灵出窍么？有种轻盈的快感。

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

冻僵了的牧云天翊微睁开眼，依稀看见自己在空中飞翔。他勉强侧过头来，宽大的雪翼吸引了他的视线。那是一对冰尘霜华般的翅膀，在这无星无月的漆黑夜里，依然散发高洁的光芒。那人飞得那样高，穿梭在云雾之间，牧云天翊看不清他的面容，只知是个羽族人。

被风一吹，冰凉的身子冻得像一块铁，牧云天翊冷得无力颤抖。他的意识逐渐模糊，慢慢地不知身在何处，就这样晕了过去。

掠过风，掠过云，羽人飞至一处低矮的凹地，几十个羊皮帐篷连珠坐落。他悠然降落，火把的亮光下映出一张稍带稚气的英俊脸孔。

“我救了个人。”羽人少年把牧云天翊往地上一扔，一群种族各异的人立即围了上来，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地摆弄起落水的少年。一见冻坏了，他们有的搓胳膊搓腿，有的取了热水往他嘴里灌，还有的用手拍着牧云天翊的脸叫他醒来。